

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 2



字面意义的疆域

隐喻、一词多义以及概念理论

THE EXTENT OF THE LITERAL
METAPHOR, POLYSEMY AND
THEORIES OF CONCEPTS

Marina Rakova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Extent of the Literal

Metaphor, Polysemy and Theories of Concepts

Marina Rakova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algrave
macmillan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4-07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字面意义的疆域:隐喻、一词多义以及概念理论 / (英)拉科娃(Rakova, M.) 著. —影印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9

(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2)

ISBN 7-301-06878-6

I. 字… II. 拉… III. 字面意义-研究-英文 IV. H0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2128 号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2003

书 名: **The Extent of the Literal: Metaphor, Polysemy and Theories of Concepts**

字面意义的疆域:隐喻、一词多义以及概念理论

著作责任者: [英] Marina Rakova 著

责任编辑: 李 颖

标准书号: ISBN 7 301 06878 67H·095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印 刷 者: 北京神剑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8.25 印张 290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总 序

胡壮麟

“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编辑部建立以来的一个新产品，具有重大意义。随着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这几年来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招生名额都扩大了，教材建设再次提上了日程。除组织国内老师自行编写外，从国外直接引进仍不失为一个有效途径。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科学，因此本丛书的有些内容对其他专业的老师和学生、研究者，甚至业余学习者也有很高参考价值。例如，像有关语料库、认知语言学的著作除外语老师外，计算科学、统计学、认知科学、词典编辑等专业的研究人员和师生也有一读之必要。

北大版“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的问世是意料中的事。早在 2002 年 1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出版过“西方语言学丛书”，从剑桥大学出版社引进了六卷本《英语语言史》，Robert D. van Valin 和 Randy J. Lapolla 的《句法：结构、意义与功能》，Andres Radford 的《最简方案：句法理论与英语结构》……共七种，在外语界独树一帜。经过两三年的摸索，经验更丰富了，视野更扩大了。这表现在选题方面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并重，这更符合研究生专业目录中有关“语言学和语言学”的基本要求。我们的学生既要有理论知识，也要有如何运用有关理论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将所学的专业知识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另一点值得我们考虑的是，全面掌握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专业知识固然是保证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我们还要让高等学校的学生经

2 总 序

常站在本学科的前沿,接触本学科的最新成果,掌握本学科的最新动向。这也是保证教材质量,从而保证所培养学生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本丛书既引进有关学科在各时期的经典著作,更注意引进 21 世纪的新著。长江后浪推前浪,许多经典著作最初也是以新著的形式问世的,其作者的年龄往往属于新生代。因此,时代意识是本系列丛书的一大特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丛书采取灵活的出版发行方式,既可系统成套出版,也可成熟一本,出版一本。这样,只要国外有好的新著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根据该书的质量和国内的需要,及时引进。这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尤为重要。我们还认为,这套丛书的建设与广大读者的监督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欢迎读者对本丛书不足之处提出宝贵意见,我们更欢迎读者和业内行家向我们推荐有引进价值的著作!

2004 年 5 月
北京大学蓝旗营

导 读[※]

李 杰

一、概 述

一词多义(polysemy)在任何语言中都是很普遍的现象。一个形式所具有的多种意义间的关系一直吸引众多语言学家的关注。Bolinger认为:“语言的状况应是一个词形一种意义,一种意义一个词形”(转引自 Hopper and Traugott 1995:71)。根据这种观点,最理想的语言应该是每一个词的意义都非常明显,毫无歧义。然而,这样的语言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一个人的大脑要记住这么多意义的每一个词形似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任何一个词在刚产生的时候总是用来指称某一特定的事物或现象,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如果每一个事物或现象都用特定的词汇来指代,给每一个义项都设立一个独立的词项,就会非常困难。过多的词汇既不利于记忆,也不利于交流。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词多义的现象。

一词多义的现象一直是语言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传统意义上的语义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局限在词的层面上。因此在从语义学这门学科建立之始,学者们就已经注意到了对一词多义现象的研究。有语义学创始人之称的 M.Bréal 认为,多义词是语言经济的结果,要想给每一个义

[※] 承蒙姜望琪教授阅读本文,先生对行文和结构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谨表衷心感谢!

本书作者 Marina Rakova 现为 St. Petersburg 大学的讲师,主要教授英文和哲学。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取得语言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来又去墨西哥的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从事博士后研究。此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项都设立一个独立的词项是不可能的(转引自龚放 1998)。Katz & Fodor (1963) 认为, 语义应由与句法结构有别的语言形式描述层面来表达, 用作句子分析的叫“语义表征”(semantic representation) 或“语义结构”(semantic structure), 用于词项分析的叫做“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这一语言结构层面通过投射规则与句法结构联系起来, 即每一句法规则都有一语义规则与之相对应(Jackendoff 1983:10, 转引自章宜华 2002:150—151)。该理论还基于词组间的类似性, 试图解释大量潜在的意义对照。Katz & Postal (1964:13) 指出, 对词义的完全分析必须包括将意义分解成最基本的成分(转引自王寅 2001: 111)。他们在分析词语的“语义”时, 常常把这些词语的语义分解成“语义成分”进行比较。比如, 可以用“语义成分”来衡量某一个短语是否有意义或是否可以接受; 只要分析构成某个短语的各个单词的“语义成分”就可“推知”这个短语的意义。然而这种语法规则还不足以揭示自然语言的语义(章宜华 2002:150—151)。

语义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语义场理论(Theory of Semantic Field)。该理论是 20 世纪 30 年代由德国语言学家 J. Trier 等人受到 Saussure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所创立的理论模式。语义场理论主要系统论述了各种涵义关系(sense relations), 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是对传统语义学的重大突破(王寅 2001:17)。根据 Trier 的观点, 语义场指的是由一组有共同义素的语言单位构成的结构系统, 代表着相同的范畴概念, 即“场”(章宜华 2002: 51)。Trier 还认为语言词汇中的词在语义上是互相联系的, 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词汇系统, 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单个词的语义变化, 应通过分析、比较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 确定一个词的真正涵义。词只有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才有它自己的“词义”, 词只有在“语义场”中才有意义。语义场理论把一词多义现象看成多义结构, 认为多义场是历时演变为共时的语义网络。其扩充和结构受制于语言的普遍规律和个别规律, 特别是词义的演变规则。这个多义结构是以一个核心义位(本义或基本义)为中心, 含有一个或几个共同义素的, 带有整体性的语义聚集体(张志毅、张庆云 2001: 95)。另外, 由于各个“语义场”是分开

研究的,而且,对各个语义场之间的语义联系未能作直接的解释;再者,语义场理论的核心是探讨上位词统辖下的下位词间或类概念统辖下的种概念间的关系(张志毅、张庆云 2001:81)。显然,一词多义现象在语义场理论中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认知语言学提出应结合人们的基本认知能力来系统地研究语言。Langacker(1987,1991)认为:一个词语的若干意义或义项构成了一个有层次的语义结构或网络。王寅认为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研究这些微系统来逐步了解语言大系统,而且还可以了解人类的认知过程(2001:212)。Johnson(1987)认为语义理论除了研究句子的真值条件外,还应研究范畴化问题、图式、隐喻、转喻等等。认知语义学家们也试图将原型理论和范畴理论的主要观点用于词汇的一词多义的分析 and 解释。Taylor 在《语言的范畴化:语言学理论中的类典型》一书中对一些常用的英语词汇的语义范畴的一词多义现象有不少令人称道的精辟分析。他指出,大多数的语言范畴呈现出的不是单一的中心结构(mono-centric structure),而是多中心的结构(polycentric structure)。它们通常表现出多个原型,这些原型通过家族相似性互相连接(Taylor 1995:99)。Taylor 赞成 Wittgenstein 提出的“家族相似性原理”,并将这一原理通过隐喻等方式使原型子范畴发生联系,形成了意义链(meaning chain)而构建起来家族相似性范畴(family resemblance category)。Taylor 还认为,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多义词的词义范畴的特征是它拥有一个共同的“意义核心”(meaning core),使得不同的多义项附属在同一个词汇上。认知语言学强调人的认知对概念形成的作用,认为多义现象是一个词语有多种具有互相联系意义的语言现象,其研究表明多义现象是通过人类认知手段(如隐喻、换喻)由一个词的中心意义或基本意义向其他意义延伸的过程,是人类认知范畴和概念化的结果(赵艳芳 2000:36)。隐喻已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人们的概念系统,决定着人们语言的运用,并成为多义词的丰富来源。从同一单词的不同意义之间的相关性可以得出结论:多义词不仅仅是语言经济原则的结果,更是隐喻认知的产物;换言之,隐喻认知对多义词的形成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正如 Sweetser(1990:8)所归纳的那样,

“大多数的多义词是由于隐喻使用的结果。”

在《字面意义的疆域：隐喻、一词多义以及概念理论》一书中，作者 Marina Rakova 对“经典的”隐喻研究持怀疑态度，并认为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研究也没有解决多少问题。本书的开篇便直截了当地向区分“字面意义—隐喻意义”的设想提出质疑。作者把这种设想叫做“标准设想”(Standard Assumption)。标准设想认为多义词仅有一个意义是字面的或基本的。大多隐喻研究都赞同标准设想的观点，认为多义形容词只有一个意义是字面性的，其余都是隐喻意义。Rakova 认为，以往的隐喻理论大多主张从常规性、扩展的相同性或不依赖语境等方面来理解字面意义；但实际上这种主张不知不觉地预设了概念首要性 (conceptual primacy) 的观点。这种首要意义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种概念首要的假设。如果说这种假设在传统的隐喻研究中比较含蓄的话，在认知语义学所提倡的概念隐喻理论中则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了。所以，Rakova 认为认知语义学在很多方面也不是全新的东西，而是传统理论的一种自然延续。大多传统隐喻理论都赞成多义词只有一个意义属于字面意义的观点；在 Lakoff 和 Johnson 看来，概念是隐喻性地建构的，其结构是从最接近我们形象化体验中的一套非隐喻性概念派生而来的。因此认知语义学同样属于传统理论的一个翻版：承认多义词的首要意义，认为多义词的其他意义均属于隐喻意义或派生意义。Rakova 还指出了经验主义哲学的一些问题。经验主义者把着眼点放在了概念隐喻方面，而他们没有一个是研究意义的理论 (p.27)。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在认知科学领域，特别是哲学领域更为广泛地流行的原因 (cf. Gibbs 1994:437)。经验主义者声称，“意义总是人类理解的问题” (Johnson 1987:174)，“意义基于经验的理解” (Lakoff 1988:150)，甚至说“我们体验意义” (Johnson & Lakoff 2002)。Marina Rakova 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能算作意义理论的。尽管说概念同经验有明显的关系，但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体验”概念，更不能说“体验”意义。任何意义理论都必须提供规范性的概念 (notion of normativity) (Marconi 1997)。因而在 Marina Rakova 看来，除了反复地说意义是被具体化的，抽象概念是通过概念隐喻来理

解的，似乎经验主义者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其他东西（p.28）。

但 Rakova 声明，本书的目的并非与隐喻研究作对，也不是想同任何理论为敌，而只是想对词汇、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她由此而提出了概念结构的非多义性的观点。非多义性观点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反对把意义和概念重合（conflate）起来。她认为，进一步的研究有可能证明或者推翻她所提出的这种观点，但任何研究必须要有一个全局的眼光：应该考虑到本书中涉及的神经学、神经语言学、心理学、心理物理学、心理语言学，以及有关跨语言的、儿童发育研究等方面的成果，甚至包括更广、更宽的研究领域。

二、内容介绍

该书探索了一条研究隐喻、一词多义现象及其与概念结构的关系的崭新之路。作者向认知语言学、词汇语义学及分析哲学理论框架范围内的有关隐喻研究提出了挑战，呼吁要对标准设想的有关字面意义的观点及其概念结构关系进行再思考。尽管作者的看法和他人大相径庭，但本书的内容并不空洞，阐述也不武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实验数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作者文风质朴、娓娓道来，令人大有先睹为快之感。全书共有十一个章节，下面将作一一介绍：

第一章 引言：“字面意义—隐喻意义”区分的性质

作者在本章中概述了一些“经典的”隐喻理论，讨论了有关“字面意义—隐喻意义”区分的几种流行的观点，其目的是要给读者展示好多通常看来似乎不同的隐喻理论实际上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它们对隐喻的处理有表面化的倾向。如 I. A. Richards 在隐喻研究中有一种倾向，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非常隐喻性的”。Richards 认为一个词的字面意义仅仅是用于表达一定的“经验次序”（orders of experience），而当意义和载体属于不同的经验次序的时候，我们就用隐喻了。Monroe Beardsley 提出了一种隐喻的“内涵理论”（intensional theory），指通过词汇标准意义的转换可以获得附加的隐喻意义。所有词汇都具有决定其适用域的标准意义，但任何词汇都可能成为一个句子或更大语言单位的“隐喻成分”。与 Beardsley 不同，Goodman 的隐喻理论

是一种“外延理论”(extensional theory); 隐喻在意义中产生一种变化, 也就是说隐喻涉及“域的改变”(change of realm)。当词汇从常用的域转到新的域时就产生了隐喻。他也认为, 由隐喻引起的词义转移获得了一种新的扩展。而 Donald Davidson 对隐喻意义持基本否定的态度; 他认为, 在严格意义上讲, 不存在隐喻意义的说法; 语言是受制于规则的, 而对隐喻的理解很少与规则有关, 这就是为什么通常很难决定一个特定的隐喻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他认为, 隐喻不具有发话人想传达的“一个明确的认知内容”。隐喻使用者所说的并没有超出他所使用的字面意义。隐喻并不涉及意义而是使用 (p.10)。

作者要阐明的是, 我们谈论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的方式, 特别是针对形容词的一词多义现象, 被严重误导了! 作者认为, 不仅仅是我们的直觉能告诉我们, 就是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也确认了在我们思维中多义词词义之间的相关性, 多义形容词只有一个首要意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p.3)。

第二章 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

作者认为, 尽管有许多重要的发现, 包括具体化概念引入到一词多义现象和概念结构的讨论之中, 概念隐喻的理论是不尽人意的。作者首先指出当今的很多隐喻研究都是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Lakoff 和 Johnson 的理论是革命性的, 他们的理论把众多的概念减少到通过隐喻来涵盖人类整个认知域的经验型基本概念(primitive concepts)。正如 Lakoff (1993) 所言, 那些被看成是经典的隐喻理论错在它们试图找到语言中控制隐喻使用的一般规律。隐喻语言的源头存在于思维中, 在概念系统的组织结构中。隐喻被认为是基本的认知过程, 是人们将经验和外部世界概念化的基本图式(basic schema) (Gibbs 1994:1)。概念隐喻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不像许多其他概念理论, 经验主义非常重视人类身体和感觉运动经验在认知和语言方面的作用。思维和语言不可能脱离我们人类本身而存在。感觉运动能力(sensorimotor capacity)构建了我们的经验, 意象图式是我们在外部世界中身体运作的基本原则(如感知、空间运动、对物体的控制)。经验主义试图通过我们的具体化的体验对概念隐喻现象作出

解释,但这两种东西是明显有区别的。也就难怪对 Lakoff 和 Johnson 的理论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反应:一些语言学家几乎全般接受,而许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却持怀疑的态度。

作者还指出了经验主义哲学的一些问题。隐喻性地建构概念的观点已经广泛地受到许多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批评;其中 Murphy 的批评最为激烈。Murphy (1996) 认为,隐喻表述(隐喻结构概念的假设)的观点在心理学上是不可行的。隐喻体现的观点意味着我们会对隐喻结构域做出许多不正确的推论。对于 Lakoff & Johnson (1999) 的神经形象化(neural embodiment) 的概念, Rakova 认为尽管她本人对形象化的概念持肯定态度,但问题是这一概念并不支持他们的概念隐喻的结构性。在解释神经形象化概念时, Lakoff & Johnson (1999) 引用了 Christopher Johnson 的域重合理论(theory of domain conflation) (1997a,b); 该理论试图通过儿童早期发育的经验的的相关性来解释一词多义现象。根据该理论,儿童对困难的概念化可以被缩影为他们对“大”物体的概念化。但并没有理由相信困难一开始就被概念化为大体积的东西。然而,儿童发育时期的域重合和域差异(domain conflation and domain differentiation) 两个假设也没有能在儿童发育阶段对多义形容词的理解方面找到合适的证据。儿童至少在三岁时差别是存在的,他们排斥物质形容词的心理意义;稍后当他们理解了两种意义的时候,也仍然认为两种意义是独立的;而域重合阶段或能发现相似形阶段至少是在十岁左右了(p.30)。而且,研究还发现儿童对心理意义的获得并不依赖于对物质意义的获得(Asch and Nerlove, 1960: Chapter 5)。

第三章 多义词 “Hot”

本章涉及形容词“hot”的多义性问题。在英语中这个词既用作表示“热感”也用作表示“味感”。作者采用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成果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一些食物“hot”,并说明我们对温度的感知和味觉的辛辣刺激都是以相同的机制为中介的。本章首先讨论了神经生理学同语义学的关系问题。作者引用的证据是 Brent Berlin & Paul Kay (1969) 对基本色彩词的研究成果。Eleanor Rosch (1974,1978; et

al.)后来的研究也证明了 Berlin & Kay 的研究成果的正确性; Rosch 的结论是, 色彩空间是一个表明知觉—认知因素对语言产生影响的很好例子。人类语言的色彩词不是任意划分光谱的, 而是普遍受制于我们的视觉系统。语言发展时期对色彩词的习得阶段同我们的色彩分辨系统的形成阶段相吻合。有关色彩分辨问题最为广泛接受的理论是 Hering (1920) 的“对向肌理论”(the opponent theory)。该理论认为, 在我们的视觉系统中, 有两组神经元对不同光波的波长做出反应。不同语言中的基本颜色词, 以及语言中表达这些词的方式, 要受到我们视觉系统的神经生理方面的限制 (Kay & Mcdaniel 1978; Boynton & Olson 1987)。在这个意义上, 基本颜色词, 甚至基本色彩范畴或概念, 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都是由我们的神经网络结构决定的。因此, 我们的语言和概念结构同神经生理网络结构是有必然联系的。

第四章 交叉感知模式

本章讨论了联觉感知类形容词。人类们能够进行交叉感知联想 (associ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modalities), 而且在解读联觉感知类形容词方面是惊人的相似。然而标准设想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对联觉感知类形容词的理解并不遵循刺激关联的模式。作者主张概念结构的非多义性的观点 (no-polysemy view)。也就是说, 联觉感知类多义形容词所有的意义都映射在同一心理基本概念 (psychologically primitive concept) 上。作者还强调非多义性的观点比标准设想更能很好地解释“物质性—物质性”(physical-physical) 的多义词的情况。作者通过 Marks 等人的研究成果向读者展示: 人们在把视觉感官刺激同听觉感官刺激相关联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同样的关联模式也存在于联觉感知与非联觉感知之间 (Marks 1978); 很小的儿童在判断视觉刺激与听觉刺激的相似性方面是一致的, 这说明交叉感知的相同性具有普遍意义, 而且很可能是一种天生的感知属性 (Marks & Bornstein 1987:62); 有些联觉感知隐喻出现在儿童发育早期, 而另一些则来源于经验 (p.55)。Wilkins 和 Wakefield 的进一步研究表明, 人类, 包括儿童在内, 都能形成跨感官体 (amodal) 特征表述, 而其他灵长类动物则不能。在此基础上 Wilkins 和 Wakefield 认为人类认知能力一

个显著的特点便是具有跨情景概括出抽象属性的能力。在他们看来,这种能力很可能就是语言词汇化 (lexicalization) 的基础 (p.71)。Wilkins 和 Wakefield 的另一个贡献是认为语言发生于表述能力和概念化能力的变化,而并非产生于不断增加的交际需要 (p.72)。用 Derek Bickerton (1990:102) 的话来说,“语言是一种表述外部世界的非常复杂的方式。”那么人类认知结构的建立是同知觉信息处理过程的重组相吻合的,其结果很可能就是使人类具有了抽象和表述感官输入的具体特征的能力。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的话,其结果便是针对概念的产生不只是同单个的感官体有关。联觉感知类形容词也许正是反映了我们概念结构的这种特点。

第五章 双功能形容词

基于跨语言的证据,作者表明把双功能形容词的生理意义看成隐喻意义是完全错误的。概念结构的非多义性的观点可以为联觉感知类形容词和双功能形容词提供一致的解释。Solomon Asch 在对双功能形容词的研究中发现大量的这类形容词可以同时用来表达物质的和心理的特征。在他 1955 年的研究中,他对一些在词源上和地域上毫无联系的语言中的双功能形容词进行了比较,如古希伯来语、汉语、泰语、马来语等 (1955:31)。他的研究目的是想发现这些语言是否也使用同样的形容词来描述物质的和心理的特征,以及在不同的语言中双功能形容词的心理意义是否一致。其研究结果表明,所有这些语言中都有一些形容词既可表示物质意义也可表达心理意义;换言之,在不同的语言中这些形容词所表达的心理意义之间存在不可辩驳的相似性 (p.76)。Asch 还就双功能形容词的问题在儿童身上作了一系列的实验,结果显示:双功能形容词的心理意义是独立习得的,同其所表示物质性意义没有联系 (p.78)。

作者认为,联觉感知类形容词和双功能多义形容词映射在相应的心理基本概念上,而形容词本身并非是多义性的,如在“deep water”,“deep grief”中的“deep”一词就是映射在 DEEP 的心理基本概念上。我们暂且可以把心理基本概念看成组织有关我们的经验特征的信息的先天的模式 (innate patterns)。作者认为,完全不同于标准设想的观

点,概念结构的非多义性理论把多义形容词的心理意义同样看做非隐喻意义,而且这一说法已在跨语言的研究中找到了充足的证据。

第六章 再论双功能形容词

在本章中作者继续着同一话题。她首先从心理语言学实验中寻找证据。在作者看来,Williams 的实验(1992)可以被借用来支持概念结构的非多义性的观点,因为 Williams 的实验结果强有力地表明多义形容词的各种意义之间既有相互关联性又有独立性。此外,目前一些涉及左右脑半球对意义处理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标准设想,而恰恰支持的是概念结构非多义性的观点(p.98)。现在神经生理学家们普遍承认,许多认知方面的任务都需要两个脑半球的参与。一些涉及语言的工作不仅依赖于左脑半球的功能,同时还涉及右脑半球。许多研究表明,右脑半球损伤会导致一些认知能力的丧失,而这样的认知能力正是组成语言交际的重要部分,包括幽默的产生与理解、情感、间接言语行为、将输入的话语组织成连贯的语篇的能力,等等(Burgess & Chiarello 1996; Paradis 1998)。

有一些研究结果显示(Tompkins 1990; Brownell, et al. 1984, 1990),右脑损伤的病人对不同意义的自动处理不受影响,同常人无异,只是速度不同而已(p.102)。Giora 及同事们的研究并没有表明右脑损伤的人有理解隐喻方面的缺陷(Giora, et al. 1997),而恰恰相反的是,左脑损伤的人对理解隐喻性短语有一些困难(Zaidel 2002; Chobor & Schweiger 1998)。

Rakova 的态度是,既然我们还没有找到充分的实验证据来支持,而又要下结论说词汇的某些意义会选择性地向右脑半球来表达(或者说当右脑半球受损后那种表达能力就被破坏了)就是极其荒唐的。换言之,既然还不能证明“字面意义—隐喻意义”的区别是否属于不同大脑半球的语义表达,我们就不能断言一词多义形容词仅有一个字面意义,而其他意义都是隐喻性地派生出来的。

第七章 词汇与概念

本章很短,仅仅作为一个联系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的纽带。作者勾画出了多义形容词及其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种种关系,并提出了一

种现实的概念理论。概念是遇到一组声音或字母后被激活的心理实体，而一组组的声音或字母正是构成语言中意义单位的东西。也可以说概念是用来连接我们和外部世界的心理实体，而词汇是概念的名称，概念构成词汇的意义。

第八章 回到认知语义学

作者认为 Sweetser 的“以身喻心”的隐喻 (mind-as-body metaphor) 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该理论并不能解释联觉感知类和双功能形容词的概念体现情况。Sweetser(1990)提出了通过隐喻映射连接内部感觉和外部感觉的“以身喻心”的概念隐喻。Sweetser 坚持认为，语义演变是以相同的方式进行的——语义演变总是从具体的（物质性的和社会性的）意义到抽象的（情感的和心理的）意义，而且只有认知语义学能解释这种现象。但在 Rakova 看来，Sweetser 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语义演变的单向性以及内部自我域和外部自我域之间 (between the domains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self) 存在大量的语义映射。

作者表示自己对“以身喻心”的概念隐喻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在于，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解释共时语义学的效度问题。而且，认知语义学坚持认为，“概念系统产生于日常经验” (Sweetser 1990:1)。Rakova 反驳说，那么不清楚是什么因素让认知语义学家们确定一个人的内部世界或者说他/她的人际、社会关系不是其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呢？实际上，一个人的日常经验也应该包括情感因素 (cf. Damasio 1999)，以及内省，而这些因素对好多概念都有直接的影响 (cf. Barasalou 1999)。Sweetser (1990) 认为，从物质意义到心理意义的映射也是单向性的。但作者的观点是，尽管在语法化的研究中大多承认单向性的存在，然而语义演变的情况同隐喻的情况是不同的。

认知语义学对语言中的联觉感知现象的解释是，“从更易理解” (accessible) 的概念到不易理解的概念的语义映射似乎比其他任何解释要更加“自然” (Shen, Y. 1997)；Shen 认为概念的易理解性 (accessibility) 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感知与被感知实体之间的接触的直接性；二是是否存在特殊的感官体 (p.113)。但问题是，Shen

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某些听觉词汇比另一些听觉词汇更易于映射在视觉刺激上,为什么某些视觉词汇比另一些视觉词汇更易于映射在听觉刺激上(Marks et al 1987; 参见 Chapter 4)。“易于理解性”的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视觉如何就能比听觉更易于理解?

第九章 词汇语义学中的一词多义现象

在本章中,作者讨论了 Ray Jackendoff 和 James Pustejovsky, 以及 Jerry Fodor 之间的争论。Jackendoff 在其《语义与认知》(*Semantics and Cognition*, 1983:18)一书中明确表示,语义理论必须对语法事实和认知心理负责。在 Jackendoff 看来,概念结构的成分要素就是语义的原始体现,这样的体现会跨越所有的概念域,而且能根据具体情景中多义词的不同使用产生复杂的体现。在本书的开始部分,Jackendoff 还以实例(如“keep”等词)阐述了采用概念结构来解释语义概括(semantic generalization)的理由。他的这一方法叫做“主题关系假说”(Thematic Relations Hypothesis),其优点是,允许通过单一范畴等手段进行跨越语义场范围的概括。在 Jackendoff 的《心智的语言》(1992)一书中又以更加简洁的方式再现了这一观点。但却遭到 Jerry Fodor 的猛烈攻击(1998a: 49—56); Jerry 根本不相信结构概念这一说。如果把 Jerry 反对 Jackendoff 的理由放大来看的话, Rakova 认为 Jackendoff 的分解理论的问题根源在于没有假定足够的体现层面(p.123)。Pustejovsky (1995: 55—57)提出了生成词库(generative lexicon)的概念,他认为对词汇在新语境中的理解不仅依赖背景知识,还有赖于词汇知识,即对词汇意义的了解。因此,要限制对词汇在一定语境下的意义理解,词汇体现中就得引进较大的内部结构。以多义词 BOOK 为例,它既指一个物质性的客体,也指书的内容。于是 Pustejovsky 还提出了比表达词汇条目的更为丰富的语义体现的主张,允许不同的词汇涵义重合在单一的元词条(meta-entry)中或词汇概念范畴中。正如 Pustejovsky (1998:291)所言,“由于语义特征(意义)随语境变化而变化,我们用同样的体现方式便可以适用于众多的目的。”

然而,尽管 Pustejovsky 和 Jackendoff 都似乎认为不能采用形式